

中华文史故事

第三辑

权谋故事

◎ 张巨才 主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中州古籍出版社

1153

中华文史故事

第三辑

权谋故事

◎ 张巨才 主编
老桂 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谋故事 / 张巨才主编. — 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9.1

(中华文史故事)

ISBN 978-7-5348-7001-9

I. ①权… II. ①张… III. ①历史故事-作品集-中国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8138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9

版次: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西门豹治邺之术	1
郑庄公杀弟	11
晏子其人其事	21
宋襄公厌“权谋”、讲“仁义”	32
冯谖客孟尝君	43
孙臆与庞涓斗智	55
邹忌巧劝齐威王	70
楚庄王的韬晦与宽容	76
郑袖对待魏美人	86
燕昭王求士报国仇	96
吕不韦智获暴利	103
赵高报仇	116
查巫蛊，汉武帝父子交兵	130



欺世盗名骗取天下的王莽	143
王允巧使连环计	156
曹操故事数则	171
群英会蒋干中计	181
计中计，周瑜胜曹操	190
周瑜为刘备娶亲	200
诸葛亮巧使空城计	209
兄弟争位，杨广阴谋得逞	215
郭子仪为人处世	225
柳公绰杀奸吏	235
赵匡胤“受禅”于周	241
秦桧诡计避祸端	251
柔中含刚的蓝姐	256
燕铁木儿连除二帝	263
朱元璋酣睡抚降卒	277
康熙布迷阵，雍正得便宜	281
微服私访的神秘人物	292



西门豹治邺之术

战国时期，魏文侯派西门豹为邺城的长官。

西门豹来到邺城，只见城郭破败，街市萧条，人烟稀少，十分奇怪：因为邺城是魏国的重要城市，此地应该人烟繁盛、街市繁华，几乎与都城不相上下。可为什么眼前所见，竟荒凉得像个鬼城？

时值春日，展目望去，只见漳河绕城而过，两岸田园荒芜、村庄冷落，坑坑洼洼的耕地杂草滋生，庄稼却稀稀落落，毫无生气。偶有一两个农民在田头出现，也手拄犁杖，发痴发呆，像僵尸一样。阵阵河风迎面吹来，西门豹耳中隐隐约约地似乎还听到了哭泣、哀怨与愤怒相混合的声音。

西门豹很是疑惑：此处近些年来既没有遭到战乱，也没有发生大的天灾，为什么是这般景象？他召来当地父老，询问原因。

“都是苦于为河神娶媳妇啊！”几位头发花白、形容枯



搞的老人颤颤巍巍地诉起苦来。

“这可真是怪事！河神还要娶媳妇？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呢！你们详细讲讲，河神是怎么娶媳妇的？”西门豹问。

几个老人七嘴八舌地讲了起来：这条漳河水，从沽岭而来，经过沙城折向东，流经邺城。这河神就是漳河之神。这位河神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子，每年都要娶一个姑娘做他的媳妇。如果按期选好姑娘嫁给他，他就保佑百姓居家平安、庄稼丰收、风调雨顺。否则，他就大发雷霆，导致洪水泛滥、淹没庄稼、冲毁房屋、溺死人命。这些年，多亏给他选女送嫁，才多少减轻些水患，总算能勉强在此地生存。可另一方面呢，凡自家女儿被选中，有钱人家可以出钱寻个替身，贫穷人家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从小养大的女儿被河神领走。几年来，富人家怕出钱，穷人家怕失女，纷纷逃离此地，剩下的都是既没钱又没女还逃离不了的老弱病残，这日子还怎么过得下去！

“这里的老百姓都真信河神吗？”西门豹皱起眉头，又问。

“谁敢不信呀？有一年没选到合适的女子，晚送了几天，河神就发怒，冲毁了河堤，几十个村子都被他卷走了呢！想起来好不吓人！”父老们战战兢兢地说。边说，边向漳河鞠躬，唯恐刚才的话对河神有所冲撞。

望着父老乡亲这种失魂落魄又坚信不疑的神色举止，西



门豹久久没说话，两眼微微眯起来，长时间打量眼前这条神秘莫测的漳河。此时此刻，他已经十分清楚：要想治理好邺城，首先就必须和这个“河神”认真较量一回。

他转过身来，问：“为河神娶亲的事由谁负责、组织？”

父老们回答：“由城中的大巫师发起、组织，大巫师安排一切活动。每年到了季节，这位大巫师便和乡里富豪及城中官吏一起，向大家摊派钱物，一年要用数百万钱。其中二三十万用于给河神找媳妇，其余用于各种活动。”

“都搞什么活动？”

“每年聚集乡人民众，在城外河边举行隆重的娶亲送女仪式，然后用苇席编成小船，让女子坐上去，推入河中……”

“这又能用多少钱呢？”西门豹问。

“剩下的钱，就由大巫师及为此事操劳奔走的乡绅、官吏们分用。大家也很辛苦呢，刚送走一个，又要寻找第二年的河神之妇，常常要跑很多地方、花费很长时间呢……”父老们说到这儿，含糊了一下，又接着说，“就是他们个人分了些钱，可这是敬神的大事，谁又敢说什么呢？”

“原来是这样。”西门豹暗自点头。

父老们见西门豹一脸严肃，忙又补充：“为了敬河神，就是大巫师和乡绅、官吏们分了些钱，我们老百姓也没有怨言，还很感激他们为大家办事呢！”

西门豹打断他们的话：“邺城这几年再没有水灾了吗？”



“多亏给河神娶媳妇，这几年一直没什么大灾。当然每年也难免泛滥一两次，冲走些房舍、淹死几个人，但总比发大水、淹死无数人要好得多！只是邺城地势偏高，这几年水灾轻了不少，可旱灾却又厉害起来。每到春天，常常土地干裂，河水浅薄，叫庄稼人头痛得很。”

西门豹又问了些其他情况，然后说：“河神既然如此有灵，我作为此地长官，在今年为河神娶亲时，一定会亲自参加，为你们向河神祈祷！”

这一年为河神娶亲的日子来到了，西门豹穿戴得整整齐齐，态度恭敬地来到河边。

此时，邺城的官吏、乡绅、豪户、里长及众多蓬头垢面的百姓，都已聚集在河岸边了。人头攒动，尘土四起，连临近地方的百姓土人也为看稀罕而来到邺城，四周黑压压一大片，足有数千人。

直到众人都静下来，乡绅、富豪、里长们才十分敬畏地把大巫师迎接到河边。这位大巫师是个女的，年龄五十岁左右。她旁若无人，大摇大摆地站到主要位置上。从人忙搬过一把太师椅，让她坐下。她的二十几个女徒弟，一个个衣着华丽、浓妆艳抹，紧紧簇拥在师父身旁，不时用鄙夷轻蔑的眼光瞥一眼西门豹。

西门豹不动声色，态度更加恭敬地面对着漳河，双手垂拱，身躯笔直。



这时，一阵凄凄惨惨的哭啼声传来——正是今年的河神新妇发出的：一个年仅十三四岁的女孩儿，面色苍白，两眼直呆呆地望着即将吞没自己的漳河水。看来她已经在河边待嫁的“斋宫”里哭了几天几夜了，声音微弱得若有若无，连坐都快坐不住了。她的身边有两个老人，面容僵滞、神色恍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四只枯瘦的手紧紧揪住“新妇”的衣裳。毋庸置疑，这是因贫穷无钱赎出女儿的“新妇”父母了。

众多百姓不忍看这一家人生离死别的凄惨场面，纷纷掉头他顾。

大巫师闭目养神，足足有半个时辰。然后她突然口中念念有词，发出人们听不懂的咒语，接着站起身来，一声大喝：“时辰已到，送新妇！”

锣鼓声大作，震天动地。哭声也顿起，哀惨伤绝。几个年轻女巫上前推开两个老人，拉出已哭昏过去的姑娘，就要往河边苇草编成的船上送。

河风呼呼，波浪哗哗，河神似乎已迫不及待了。

大巫师下令：“上船！”

“且慢。”一直静立旁观的西门豹响亮地发话了。他那凛凛身躯如一截铁塔，稳稳耸立在众人面前，身后十几名持刀握箭的武士虎视眈眈，护卫着邺城的最高行政长官。

锣鼓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一怔，连河风也受惊吓了似



的，倏忽逃遁。于是，河面也死一样再无波涛。

“为河神娶妇，这是关系邳城百姓存亡的大事。我作为邳城长官，当然不敢怠慢河神，愿为邳城百姓祈祷。现在，为负责起见，先让我看看这位新妇长得怎么样，配不配当今年的河神之妻。”说罢，西门豹转身命令身后武士：“把新妇带到我面前来！”

那个女孩儿被带来了。西门豹围绕她前后看了两眼，眉头大皱：“这样容貌一般的女子怎配做河神之妇？万一河神怪罪，谁能担待得起？”

此时，那位大巫师惶急恼怒地站了起来，刚要说什么，西门豹双手向她一拱：“有劳大巫师，先对河神通报一下，代我传个话儿，我要重新挑选一个更好的女子，等到明后天再送去。”说罢，冲武士一挥手。

两个雄壮的武士走上前，拦腰抱住那大巫师，高高举起，从高高的河岸上投入漳河中。

浪花飞溅之后，河面变得平静，只有咕嘟咕嘟的水泡不时从河底冒上来。

众人大惊失色。

西门豹静静地肃立在河边，态度恭敬有加，举止一丝不苟，甚至连被风刮乱了的几丝头发，也被他认认真真地重新抚平。接着，他又垂手直身，等待大巫师回来。

过了很长时间，河面一无反应，连气泡也不再冒起。西



门豹转身看了看那些年轻的女巫，缓缓道：“你们的师父看来年龄太大，做事太迟缓，怎么这半天还不回话？”

那些女巫面面相觑，说不出半句话。

西门豹摇摇头：“还是再让一个徒弟去催一下师父吧！”

西门豹话音刚落，一个女巫便被武士扔进河中。或许是年轻的缘故吧，这次河面上水浪翻腾，折腾了很久才平静下来。

“怎么，又是一个不会做事、传话的人？”西门豹十分失望，“难道大巫师门下就没有能干的徒弟了不成？这回，派两个人一块儿去吧！”

又两个躲避不及的女巫被推进了河里。

其余女巫早已浑身颤抖，连站也站不住了。

西门豹长长叹了一口气，对面前的领头乡绅道：“看来都是因为她们是女流之辈，传话不清。现在，烦请你老人家走一趟，代说明白吧！”

这位老乡绅刚要推托溜走，几个武士早已将他团团围住，一声齐吼之后，乡绅那肥硕臃肿的身躯也砸入水中。水浪冲天，水花把岸上不少人的衣服都打湿了。

那些连年来一直主持为河神娶亲的邺城头面人物，一个个舌头吐出半截，缩都缩不回去了：呆若木鸡，僵若死尸。

西门豹依旧保持着恭谨的神色，庄重地望着流动的河水。



又过了一个时辰。

在这一个时辰中，那些头面人物真是度时如年、胆战心惊，唯恐这位西门大人再请几个人下河去通报。因为此时，他们比谁都明白：这是西门大人将计就计，以错对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可他们又不能解释、不能推托，尤其不敢冒险向众人说出他们这些年的欺诈阴谋、杀人罪恶。哪里有什么河神？不过是他们借此搜刮民财而已。哪有什么河神发怒降灾？不过是他们暗中派人挖开河堤、故意导致“天灾”而恐吓、欺骗百姓罢了！一旦真相大白，百姓们还不把他们生吞活剥？……不过，眼前最为害怕的则是：下一个，又会轮到谁下河呢？他们边想心事，边偷偷打量着西门豹的神情动作。

此刻，西门豹虽端立不语，可那伟岸的身躯自有一股令这些心怀鬼胎、作恶多端的恶棍们不寒而栗的威严。这些人，想走又不敢走，甚至连继续站在原地的力气也没有了。其中一个小吏终于“扑通”一声，瘫倒在地，昏了过去。其他数人正魂不守舍，西门豹已走到他们面前，认真施了一礼，道：“刚才那位年高体弱，也一去不返。只好有劳众位了！”

没等武士上前，这些本就支持不住的家伙们“扑通扑通”，一个个都跪了下来，以头碰地，磕得满脸流血，连连认罪、讨饶：“请大人饶命！请大人开恩！……”那狼狽模



样，让在场的百姓们又吃惊又可笑：谁承想平日作威作福的河神的“代言人”，竟这样不顾身份呢！

西门豹不理睬这些讨饶的人。

这些人连滚带爬，爬到西门豹脚下，磕头、作揖，连哭带求，汗水、血水把头脸弄得一塌糊涂。

西门豹任其哭求，只望着河水不作声。

又过了一会儿，那几个人，已连吓带怕，快要昏死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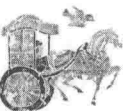
这时，西门豹转身面对众人：“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但见河水滔滔，不见那几个人返回。河神到底在哪里呢？这几个人明明是欺诈钱财，枉杀民女，真是罪该万死！是不是该让他们以命抵命？”

此时众人已从那几个人的表现中明白了这几年给河神娶媳妇不过是一场大骗局。他们无不义愤填膺，举臂大呼：“杀死他们！给民女报仇！”

那几人面无人色，挣扎起身，冲西门豹连连磕头：“小人知罪！罪该万死！我们都是被那老巫婆所欺骗、逼迫，才昧着良心和她一起干的。今后再不敢了！请大人饶命！”

西门豹见首恶的巫婆和那个乡绅已死，就庄严宣布：“今后，有再敢提给河神娶亲者，就令他为媒，先下河去通报！”

众百姓雀跃欢呼。



西门豹又下令：把这些官吏、乡绅、富豪、里长这几年搜刮来的钱财，全部收回发给邺城最贫穷的百姓。又把老巫婆那几个女徒弟，嫁给城里年长而尚未娶妻者。

这样，横行邺城的巫风彻底被消灭。外出逃亡的百姓也纷纷返回故里，再不迷信什么河神了。

西门豹又测量地势，设计水利工程，挖通十二处渠道，引漳河水入渠。这样，既削弱了多水季节漳河的水势，避免了河水泛滥；又用这遍布各处的渠水，灌溉了远离河道、常受干旱的农田。从此，邺城民风变得质朴淳真，也没有了水旱灾害，庄稼丰收，百姓乐业安居，邺城成为魏国有名的繁荣富足的城市。

至今，临漳县仍有条西门渠，据传就是当年西门豹开凿的，当地的人们还十分怀念、称颂这位战国时期卓越的政治家。

后人评说西门豹治邺：不草率去制止，以免因民众尚怀迷信而失败；而是以毒攻毒，令其自我暴露，这手段委实高妙。而且他不仅破除迷信骗局，还切实为民众做真正有益的实事，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这样做，还怕会不成功吗？

西门豹治邺，确是对后人积极有益的权谋体现。谁又说权谋只能用于刀光剑影、尔虞我诈的卑劣行径之中呢？



郑庄公杀弟

历史上可有发誓不见自己的母亲，并杀死同胞兄弟，却被世人称颂“孝、悌”美名的人吗？

有。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寤生。

郑庄公的母亲姜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是寤生，次子叫段。长子为什么叫寤生呢？据说姜氏生他的时候难产，可能是神经上受了些刺激，姜氏见到他总是觉得别扭，于是自然也就不很喜爱他了。

而次子段，姜氏生他时很顺利，而且他长得一表人才：面如敷粉，唇若涂朱，身材凛凛，孔武英俊。他不但长得英俊，而且武艺高强。姜氏十分宠爱这个儿子，凡有要求，无不满足。这样，段自然就养成了骄纵放任、为所欲为、毫无顾忌的性格。尽管段对别人总横眉立目、一副凶蛮相，但对自己的母亲姜氏却能笑容满面，全然一副孝子模样。相比之下，长子寤生老成持重、不苟言笑，在姜氏面前又不无拘谨



谦恭神色，于是姜氏益发喜爱段而讨厌寤生了。

为此，姜氏多次在丈夫郑武公面前说起两个儿子，一褒一贬，极力赞扬段，百般挑剔寤生。她还直接提出建议：

“若让段承袭君位，一定比寤生为国君强上百倍！”

武公却不同意：“继承君位，从来长幼有序，不可轻易错乱。何况寤生也没什么过错，怎能无端更改次序、废长立幼呢？那样，只会给国家带来动乱。”

姜氏无话可答，但心中十分不快。

后来郑武公果然按长幼顺序，立寤生为世子，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郑武公只以一个小城共城，封给段。于是人们就称段为共叔。

对此，姜氏十分恼火，却一时也无可奈何。

郑武公去世后，寤生即位，是为郑庄公。郑庄公作为一国之君，全面执掌大权，在治国理政方面，体现出机智老练的才能，得到众大臣及国人的好感与拥戴。而共叔段只有共城一块小小的封地，不能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很是恼火。

姜氏心疼小儿子，为此怏怏不乐。终于有一天，她对庄公直截了当地提出指责：“你继承了父位，拥有数百里的国土。可你的同胞兄弟却局限在那窄狭的地方饱受委屈，你于心何忍？”

“那您说怎么办？我愿意听从您的建议。”郑庄公冲母亲深施一礼，和顺地说。